

huang pu ren

龙萧尧 著

黄埔人



中国文联出版社

龙莆尧
著

黄埔人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埔人/龙莆尧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10
(康乃馨文学丛书/朱汉生主编)
ISBN 7-5059-3919-X

I. 黄… II. 龙…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3647 号

书 名	康乃馨文学丛书(10 册)
主 编	朱汉生
出 版 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所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吴若竹
责任校对	王继国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厂	广东省翁源县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000 千字
印 张	86.625
插 页	20 页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套
书 号	ISBN 7-5059-3919-X/I.3033
定 价	156.00 元(本册定价:16.80 元)

黃埔人

劉述生題





黎启义（站立者右五）在黄埔军校门前为香港葵青区妇女工作者访问团和内地少年军校学员作导游讲解。



黄延利（中）一家和四个助养遗孤。

1945年抗战胜利后徐佩珩与丈夫及女儿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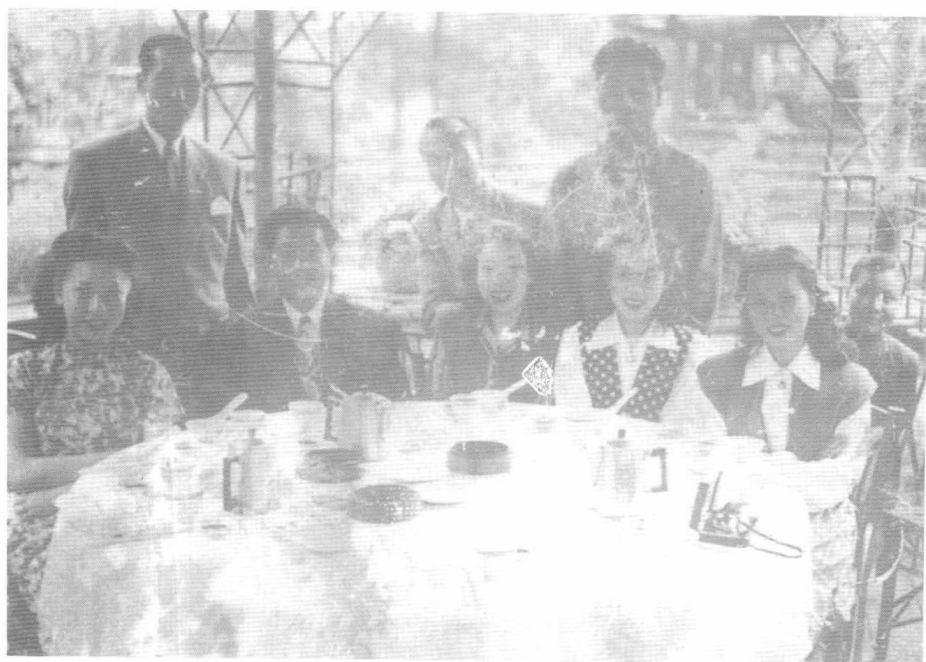


1946年任太平舰副舰长的何炳材。





任广州市黄埔区政协副主席时的秦庆钧。



1948年曾浦生（前排左二）与广东音乐大师吕文成（后排左一）、吕文成之女吕红（前排左一）在广州“丽丽歌座”合影。

纪念馆前留影。

20世纪60年代初区玉（右一）与家人在新落成的中山



笔者在采访梁小牧（右）。

序

半 村

莆尧兄又出新著了。总是让真实说话，让真实痛快地与我们接近，而不是将我们的已知和未知一般的拼贴与罗列，这种努力，使其在对历史和现实的钩沉与观照过程，又有了自然而理性的思考和发见，且以其不无魅力的语言作独特的诠释。读过他的《水龙吟》、《天边月》，不能不读他的这部《黄埔人》。

话这样说了，似乎要扯一扯莆尧其人。这位“青少年时期长年挣扎在政治和经济底层”而不敢有多少美丽梦想的老兄，从不属于只用语言表白和塑造自己的那一类，做事，做个扎实、干净、彻底，追求至善或完美，却是他生存的态度与方式。这样，他常常很平淡的便进入角色，无论某时某地所处的位置如何，都十分坦然。日久天长，对人生的解读便有其独到的感悟和积累。亦是这种坦然与坚持，注定他会成“家”，且会站在他们那一群的优秀行列。这也验证了一句老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称于生活给予他的磨难与机遇，他回报于生

活的果实亦一样的厚重，当然还有他对生活的热爱。

莆尧兄不但写报告文学，且广播剧、小说而散文，每一种都格外鲜活和精彩，让我们听到或读到都会感动，而这般的让人感动，全在于作者的真诚，全在于作者的对包罗万象的生活本质有着较于我们认真与专注的体察和理解。同时，二十多年的艺术跋涉，使其识见不常，屡有建树，亦影响与维系了他身边的一群有志于为黄埔文艺的振兴而努力做事者。他们的骨子里潜藏或血液里流淌着的从不多说，偶尔从他们嘴里扔出来的一两句很本土的话儿，却令人怦然心跳。宣示黄埔，宣示黄埔的方方面面，推动黄埔文艺的繁荣进步，一直成为他们张扬大我、实现自我的信念，且矢志不渝。这亦可见莆尧兄这些年实践的积极、艰苦和我们大可从中感到的他的另一个取得与成功。

有朋友说，《黄埔人》是莆尧兄倾其心力的又一个尝试，且很有点那个。这似乎说得含糊一些。把话说个爽快、说个响亮，这就是这个尝试已超越了其创作的本身，是对黄埔文艺创作方向的一个鼓吹，并有其丰富的内涵。

《黄埔人》，莆尧兄给黄埔的一个亮丽、一分喜悦。

二零零一年初于羊石

目 录

h u a n g p u r e n

- 1 序 半村
- 1 他在拨动历史的琴弦
——记黄埔军校的“金牌导游”黎启义
- 23 爱心之歌
——为“扶孤助残之星”黄延利而唱
- 47 消逝了的电波
——徐佩珩的抗日之路
- 101 海之子
——记何炳材
- 135 俯仰沉浮亦泰然
——记自学成才的秦庆钧
- 151 独创“冰云”
——记著名粤乐家曾涌生
- 177 区玉与孙中山
- 201 祖国永远在她心中
——梁小牧纪实
- 221 后 记

他在拨动历史的琴弦

——记黄埔军校的“金牌导游”黎启义

黄埔军校的业余导游

初识黎启义，是1987年的6月，那时，广东省总工会干校组织我们民主管理班的学员到黄埔造船厂取经，顺道参观黄埔军校旧址，黄埔造船厂尽地主之谊，派出一名工作人员为我们作导游，那导游便是他。

那天，他领着我们从黄埔公园走到袖海亭，从袖海亭走到黄埔军校大门，再到孙总理纪念碑，最后是东征阵亡烈士墓园。几个景点，个把小时，他便把孙中山赴汤蹈火、救国救民的壮举讲得五彩斑斓；把国共两党风雨同舟、鲜血交流的国民大革命讲得轰烈悲壮；把国家分裂、人民盼着统一的心情讲得肝肠寸断。我实在吃惊，这个墩墩实实的普通工人，何以有这般博物洽闻的学问与勾魂摄魄的口才？

孙总理纪念碑前，他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一位黄埔军校出身的国民党将军到金门岛视察，海峡彼岸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了他在大陆的女儿那撕心裂肺的喊话声：“爸爸，我是你女儿啊，妈妈想

你想得好苦啊！妈妈去世了，你什么时候回来跟我们团聚，在妈妈的坟前烧一炷香呀……”喊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那将军呆呆地站了一个多小时，也哭了一个多小时。讲到这里，天空飘下了毛毛细雨，在场的几十名学员谁也没有走避，一个个痴痴的都像是被摄去了魂魄。站在人群中，我流泪了，泪水和着雨水无声地从脸庞上滴下来，融进孙中山铜像面前那块神圣的土地。此刻，有一个鬓发斑白的老人正在我的眼前晃动，那便是我那个远在天涯、已近四十年未见、也是从黄埔军校走出来的老父亲。

渡轮载着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黄埔岛，我是最后一个上船的，望着前来送行的他，我总觉得有一肚子话要对他说，可我始终没有机会开口。一水隔天涯，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见到他了。

1988年夏天，在黄埔区文联组织的迎接国庆四十周年文艺创作座谈会上，我欣喜地发现，黎启义竟然也在座中。他报了个创作意向：电视剧《周恩来与蒋介石》，之后便匆匆走了。一个普通工人也敢写周恩来与蒋介石，他在我心目中，自然又增加了分量。

这一别，又是3年。

1990年6月，我被推选为黄埔区政协委员，在黄埔区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上，我终于又见到了同是区政协委员的他，而且，我们竟还在同一个文史组里。于是，我便有机会把贮在肚里多年的话向他倒了出来，也有机会把他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细细地读了一遍，也有机会在他口中熟知了黄埔军校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及恩恩怨怨。

他原是个农村的泥孩子，初中毕业后应征入伍，1968年从部

队退伍进了黄埔造船厂。他先后当过电焊工、仪表工、切纸工,搞过后勤,抓过经营,编过厂史,亦执过教鞭。有时抽去搞普查,有时又调去搞接待,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就像一只没有航向的小舟,在茫茫的大海里飘泊。但是,不管是在何岗位,他都改不了喜欢读书的习惯,读历史,读人物传记,书刊报纸订了一大堆,人物史料充满了脑袋。

终于来了转机。1984年6月21日,在黄埔军校旧址举办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庆典,黎启义被借去参加接待工作,一天活动下来,竟令他的人生发生了转折。

那天的情景令他毕生难忘:他推着坐在轮椅上的黄埔军校一期生、90岁高龄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李仙洲,走遍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故地重游,老人好激动,一路上眉飞色舞,说个不停。他对黎启义说:“这里的环境最令人怀念,树上蝉鸣雀叫,海风特别清新,还像60年前我们读书上课时一样,挺顺耳的……”他告诉黎启义,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北京成立时,他正在山东济南的家中养病,校友们怕惊动他,没有邀请他参加成立大会。他知道消息后,竟执意要家人陪着他到了北京。这次同学会南下广州举行庆祝活动,大家劝他不要来,可他还是来了。一路上坐汽车转火车,还要过船渡海,这几千公里的路途,对于一个90高龄、双脚不便、靠轮椅代步的老人来说,是多么的艰岖!

听了李仙洲的叙述,黎启义没有更多地追问这位曾作为电影《南征北战》中李军长原型的历史老人为什么一定要到黄埔来,倒是老人颤颤巍巍地对黎启义说了一句在黄埔老人中流传的话:“生

我的是父母，育我的是黄埔！”

纪念仪式在孙总理纪念碑前进行。纪念碑前面的平台上，早就云集了参加活动的黄埔校友，黎启义招呼了几位同伴，撑托着李仙洲的腋窝，沿着纪念碑前的101级台阶，一级一级地登上去，站在平台上的校友都鼓起掌来，并齐声高喊：“加油！加油！”，为李仙洲鼓劲。纪念碑前，站立着宋希濂、李默庵、宋瑞珂、文强、曾扩情、陈金城等一批黄埔军校出身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也站立着程子华、阎揆要、曹广化、左洪涛等一批出身黄埔的共产党员。这些昔日走出校门分道扬镳、在战场上刀枪相向的同窗学友，于刀光剑影远去之后，又聚会在一起。面对着孙中山的铜像，老人们垂手肃立，齐声唱起了黄埔军校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没有人指挥，歌声是那样的齐整，那样的宏亮。开始唱校歌时，李仙洲推开轮椅，要站立起来，黎启义连忙上去扶住他，老人的身体在微微发抖，黎启义感到老人浑身的血都在沸腾。

东征阵亡烈士墓前，人们献上了花圈，共同祭奠长眠在那里的国共两党的英魂，老天有情，这时竟也洒下了热泪化成的雨丝，仅有的几顶草帽在老人们的头上传来传去，风雨当头，谁也没有只顾自己……

黎启义被眼前的一切激动得无法自持，他总觉得冥冥中有一个声音在向他召唤，面对着这个自己平日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他突然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感悟，在长洲岛生活了16年之后，他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的灵魂之带，竟然系在这里。

于是，他一头扎进黄埔军校，用那双粗糙的手，去掀动黄埔军

校那张发黄的历史书页,于一个普通工人之外,当了一名业余的导游。

他拂去历史尘埃,发觉黄埔军校有太多的谜。

也许是黄埔军校这页历史太久没人去翻动了,当黎启义轻轻地拭去蒙在它面上的尘埃,伸头钻进去的时候,他发现里面竟如蜘蛛网般悬结着一个又一个的谜,他略略算了一下,足有100多个。他瞪大眼睛但没有把头缩回来,他明白,要把握黄埔军校的来龙去脉,他得把这些谜一个一个地解开。

黄埔军校自1924年始创到于今,已过去了60多个春秋,原址的一切,早已面目全非,唯一能引起人们回忆的,恐怕便是那个后来重建的校门了。每当黎启义在那个其貌不扬的校门面前徘徊的时候,心头总是涌出这样一个问号:偌大的一个中国,为什么孙中山偏要在黄埔岛这弹丸之地建军校呢?他去查资料翻文献,请教活人细读历史,终于解开了疑团,确立了自己的见解。一次,他在接待香港某学生旅行团时,一位学生向他发问:“请问导游先生,当年孙中山先生为什么不在其它地方办军校,却偏偏要在黄埔办呢?”黎启义笑着答道:“孙中山先生把军校的校址选在黄埔有三个原因,一是他对黄埔有特殊的感情。1917年9月1日,他在黄埔岛上举行护法军政府大元帅授印礼;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背叛革命,炮打总统府,孙中山乘坐永丰舰到黄埔避难,黄埔一带军民曾自发组织护卫队誓死保卫他。二是黄埔有较好的历史条件,这里曾

开办过海军学校和陆军小学，这两所学校的师生早年曾积极投身辛亥革命，海军学校第十五期毕业生还集体加入了孙中山创立的中华革命党。三是黄埔的地理位置好，这里远离闹市，四面环水，不受外界干扰，便于演兵习武。”黎启义的这番见解，令学生们心悦诚服，后来也得到了研究黄埔军校史的专家学者们的认同。

巍峨雄伟的孙总理纪念碑矗立在黄埔岛八卦山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其间经过日寇的占领，虽经风侵雨蚀，至今岿然不动。站立在碑顶上的孙中山铜像身披大衣，左手叉腰，右手向前平伸，双目如电地俯瞰着奔流不息的珠江。游人来到这里，都不禁肃然起敬，但也同时勾起了许许多多的话题：纪念碑是什么时候建的？那栩栩如生的铜像是谁铸的？又是怎样吊装上碑顶的？碑体上的那些没有落款的字又都是谁题的？有人甚至说，孙中山铜像的手本来是拿着手杖的，后来手杖给人偷去了，他问黎启义，孙中山手中的手杖到底那里去了？

黎启义当然也想解开这些疑团。他带着这些问号去图书馆查资料，去寻访知情人。他用心血和汗水洗去了蒙在孙总理纪念碑上的陈年积垢，让纪念碑在游人面前渐渐清晰起来：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噩耗传来，黄埔军校师生无比悲恸。他们臂带黑纱，下半旗致哀，并停止娱乐和操课。同年4月2日，军校特别党部召开会议，共产党人提出在黄埔岛上建立孙中山纪念碑的建议，建议得到赞同。无奈当时东征北伐事忙，又接连着国共分裂，建碑的事一直耽搁了下来。1928年9月，军校代校长何遂把建碑一事提到议事日程，并把建碑的地址定在八卦山上。军校各期学生听闻纷